

血泊 罗霄

饶道良 李春祥 著



——井冈山重大历史事件揭秘

红土地丛书

江苏人民出版社

红土地丛书

血泊 罗霄

——
井冈山重大历史事件揭秘

江苏人民出版社

饶道良 李春祥 著

书 名 血泊罗霄
——井冈山重大历史事件揭秘
主 编 饶道良 李春祥
责任编辑 花 蕾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印 刷 者 阜宁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1 插页 2
印 数 1—10140 册
字 数 270 千字
版 次 1998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2170—6/K·316
定 价 15.5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旗转罗霄

毛泽东谢绝了瞿秋白要他去上海的邀请,毅然选择钻山沟	(1)
毛泽东屈身水塘	(3)
何长工和杨立三等人设计制作了秋收起义的军旗...	(6)
是进?是退?向西?向南?毛泽东和余洒度第一次交锋	(8)
总指挥卢德铭倒在了井冈山脚下	(10)
毛泽东与余洒度再次交锋的结果是他顺利地握住了枪杆子	(12)
关键时刻,宋任穷送来关键的信,毛泽东又吃了颗定心丸	(13)

第二章 兵到井冈

“三湾来了毛司令”	(15)
-----------------	--------

毛泽东出手大方,初次见面便给了袁文才一百枝 崭新的钢枪	(17)
后有追兵,前有阻截,湘南也去不得了,毛泽东逼上 井冈山	(20)
开小差的师长和团长	(21)
书生模样的袁文才是地道的“山大王”	(22)
裁缝出身的王佐是真正的“座山虎”	(24)
革命军又遭伏击,团长陈浩等人撤下了毛泽东 ..	(26)
“藏龙卧匪”的井冈山——终点还是起点	(27)

第三章 巨人的握手(上)

毛泽东说:“在井冈山,我还当过民主人士呢”	(31)
毛泽东当师长	(33)
“三项纪律、六项注意”	(35)
血染的三月	(39)
三河坝——又一个转折点	(41)
陈毅“卖狗皮膏药”	(43)
林彪劝陈毅:“与其当俘虏,不如穿便衣走”	(45)
朱张会师	(47)
“王楷”其人	(49)
多亏了范石生	(51)

第四章 巨人的握手(下)

蒋介石棒打“鸳鸯”	(57)
-----------------	--------

澡塘子里听来的喜讯	(59)
土豪的年关	(63)
破了许克祥的长蛇阵	(67)
赤遍南湘	(69)
“白带子反水”	(71)
井冈山下来了支“特殊部队”	(76)
毛泽东与肖克之会	(79)
陈毅与袁文才、王佐相会	(81)
不愿上井冈山的人	(83)
“朱毛,朱毛,没有朱哪有毛”	(84)
共产党的“硬本钱”	(87)

第五章 “打败江西两只羊”

“会剿”——新名词	(91)
神奇的红缨子梭镖	(93)
朱德批评了二十八团	(96)
端了谭延闿的老家	(98)
杨如轩从此一蹶不振	(100)
打出来的十六字诀	(103)
朱德屹立望月亭	(106)
林彪的冲锋集群	(110)
七溪岭的勇士	(112)

第六章 黑色的八月

湖南省委的指示,给毛泽东出了一道道难题	(115)
---------------------------	---------

围绕着湖南省委的指示信,根据地的“高干”们在 永新商会楼开了整整四天会	(118)
朱毛导演了一出“剿”而难“会”的喜剧,唱主角的 是吴尚和王均	(123)
二十九团士兵吵着要回湘南,杜修经和龚楚趁势 点了一把火	(125)
杜修经和杨开明唱了一出“双簧”	(127)
血洒归乡路	(128)
又一道“绝对正确”的指示	(130)
毛泽东请求省委给杜修经处分	(133)
在思顺圩,井冈山又一位大将倒下了	(134)
八月没有桂花香	(137)

第七章 黄洋界上炮声隆

去湘东?进湘南?还是守井冈山?毛泽东决策: 三取其二	(139)
黄洋界上炮声隆:炮弹知多少?	(141)
炮声过后,红军在黄洋界唱起了《空山计》	(145)
解放后,黄洋界上几次炮声隆隆	(147)

第八章 共和国的雏形

斯大林反对在中国搞苏维埃的时候,毛泽东却坚持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150)
毛泽东“闭门造车”,中国的第一个工农兵政府诞	

生了,谭震林当主席	(155)
变奏:“红旗到底打得多久?”林彪也参加了这个 合唱	(161)
毛泽东惊呼:“山上粮食万难,款子万难,伤兵医 药万难”	(169)
井冈山,五大哨口五道关	(173)
用杉木、树皮盖起来的红军医院	(176)
毛泽东上山坐上席	(181)
斯大林的特使费德林在井冈山说:“这里,是共和 国的雏形”	(188)

第九章 跃上井冈旗帜新

童养媳的故事	(192)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196)
赌徒与双枪兵	(203)
毛泽东说:“人家是梳妆打扮送上门来的”	(207)
浴血罗霄的彭大将军	(212)
滕代远——未来的铁道部长	(218)
朱德说:“无产阶级的台是永远垮不了的”	(222)

第十章 血山之祭

何键当上了“会剿”总指挥	(227)
柏路会议:定下了“围魏救赵”的战略方针	(229)
朱毛带着三千六百人离开了井冈山	(230)

李文彬和刘士毅咬住了红四军的尾巴	(232)
大柏地,红军打了个翻身仗	(234)
血战桐木岭	(237)
在一个无业游民的带领下,湘军从小路摸上了	
黄洋界	(240)
彭德怀带领红五军“跳出了五井”	(242)
死村·尸村·火村·绝村	(245)
五月的鲜花	(248)

第十一章 战火中的恋歌

毛泽东与贺子珍在井冈山	(250)
朱德与伍若兰在井冈山度过了不满一年的共同	
生活	(260)
古井遗恨——陈毅与肖菊英的故事	(269)
毛泽覃与贺怡的爱情乐章	(279)
陈正人与彭儒在井冈山双栖双飞	(291)
蔡协民和曾志把他们唯一的儿子留给了井冈山 ...	(298)
“山大王”的婚事	(304)

第十二章 永远的杜鹃花

“总指挥还能当下去”	(309)
王佐差点改造了何长工	(311)
梦圆旗锣坳	(315)
相当于“国防部长”的人	(317)

莫斯科来的秘密文件	(318)
土客籍矛盾让毛泽东伤透了脑筋	(322)
袁文才走了不该走的一步	(324)
袁文才和王佐想办兵工厂	(326)
进退两难的命令	(328)
愤怒的东关潭	(330)
彭德怀说：“我犯了轻听轻信的错误”	(334)
肖克望“洋”兴叹	(336)
历史冤案在 1950 年得到了定论	(337)

后记	(339)
----------	-------

第一章 旗转罗霄

毛泽东谢绝了瞿秋白要他去上海的邀请，毅然选择钻山沟

1927年武汉的夏天，如往年一样的闷热，所不同的是，在大街小巷随意乘凉的人们比往年骤减。带着浓烈血腥味的热风在这个九省通衢的城市上空游荡，长江上各种外国轮船不时发出“呜”的汽笛声，更使这座城市增添了几许恐怖。

几个月前，这里还是国共两党组建的国民政府的都城和北伐的大本营，而现在，所有工人纠察队的梭镖，童子军的木棒都早已一捆捆、一车车地收缴完毕，代之的是曾自称共产党人忠实朋友的国民党右派的口号“宁可错杀三千，不能放过一个共产党员”在街头巷尾此起彼伏。

曾经非常激动和兴奋的共产党人有许多已成了刀下之鬼，剩下的也已全部转入地下。后来，一些作家描述到这段历史往往会用到一句这样的话：“黑云压城城欲摧。”

8月7日，曾经对国民党抱有种种期望的中国共产党人终于彻底清醒过来，躲在汉口一幢屋子里召开了紧急会议。这次会议成为中共早期历史的一次转机。

会议由瞿秋白主持，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李维汉、张太雷、陈乔年、罗亦农、顾顺章、蔡和森、毛泽东等出席了会议。当时毛泽东的身份是中央候补委员，虽然他的职务不是很高，但他跑遍湘赣

而写成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使他成为当时著名的人物。

对大革命失败负有主要责任的陈独秀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人们在会上可以看到他的儿子陈乔年——一位著名的职业革命家——的身影。

会上，除了主要声讨陈独秀的右倾投降错误外，还通过了许多决议案，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毛泽东看准时机在会上发了言，推出了马克思主义暴力学说在中国的新的注释：“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毛泽东再鸣而惊人，与会者再次对他刮目相看。

会议成立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当选为常委，毛泽东由中央候补委员上升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瞿秋白显然对毛泽东大为欣赏。他想请毛泽东去上海协助他工作，因为共产党的中央机关即将迁往上海。

毛泽东毫不犹豫地谢绝了瞿秋白的好意。他知道他的立足点不在上海的洋楼上，他想去找他的农民朋友。

毛泽东踌躇满志。

纵观毛泽东的一生，人们会发现，他对那些古代绿林有一种由衷的赞赏，一部《水浒传》就成为他一生多次阅读的案头必备之书。宋江受了招安，离开了梁山泊，毛泽东还忍不住嘲讽他几句：“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

解放后，在许多次高级会议上，每当毛泽东发现有人企图与他不一致时，他便以“我要上山去”来威胁他们。

其实，早在1927年2月，毛泽东到衡阳去搞农村调查时，就针对当时中央有人反对农民运动，反对搞武装斗争提出了他的见解。那是在衡阳区委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说：“如果中央向右倒的话，要把群众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都压下去，取消武装，交给国民党，我是坚决反对的。我已经想好了办法，我带安源工人到江西打游击去！”“去山上和绿林交朋友去！”

而这时，那个在毛泽东心头萦绕了许久的想法又使他兴奋起来，他愉快地接受了中央要他在湘东赣西发动秋收暴动的命令，与同是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彭公达一道赶回了湖南。

毛泽东屈身水塘

早在八七会议之前的8月3日，中共中央就已经制定了在湘鄂赣粤四省发动秋收暴动的详尽计划，只是在派谁去领导的问题上悬而未决，直到毛泽东在汉口侃侃而谈，中央才发现人才就在身边。

领衔受命的毛泽东回到湖南后，似乎对改组湖南省委没有太大的兴趣。8月12日一回到长沙，他就扎到长沙郊区的清水塘和板仓继续他的农村调查，草拟出一份《土地纲领》。这种调查研究后来一直成为毛泽东开展工作的重要法宝之一。

8月18日，改组后的中共湖南省委举行会议，毛泽东带着一身的泥腥味匆匆赶来参与制定秋收起义计划，讨论土地、政权等问题。在会上，毛泽东再次表现出他的与众不同，他竭力否认大多数同志“坚决地夺取整个湖南”、“全面开花”的暴动计划，主张湖南的秋收暴动以长沙为中心，其他地方只要虚张一下声势就可以了。

不得不承认，毛泽东确有他的过人之处。会议的详细情况我们不得而知，但会议结束时，大家一致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

8月19日至30日这二十多天里，湖南省委在朱家花园、沈家大屋等地频频开会。毛泽东已抽不出时间再去农村搞调查了，他有了更为直接、更为重要的任务，领导起义的权力机关——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一职落到了他的肩上。此后，前委一直是指挥军事行动和地方工作的最高领导机构。而值得人深思的是：“前委”似乎与毛泽东与生俱来。每当毛泽东不担任前委书记时，一定出了某种乱子。往后我们会看到，井冈山“三月失败”时，正是毛泽东被

迫退出前委，改任师长之际；“八月失败”时，又是毛泽东虽被重新任命为前委书记，却又没有到任的时候；1929年，在闽西红四军党的七大上，毛泽东被卸去前委书记一职，但仅仅过了几个月，担任前委书记的陈毅就不得不再次邀请毛泽东出山……

1927年9月初，毛泽东手持一把当时流行的桐油纸伞，匆匆赶到安源，就任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在张家湾，毛泽东成功地召开了一个军事会议，对秋收暴动作出了详细的军事部署，努力实现他“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信条，在他的麾下，已有一个师三个团的兵力。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第一团。这个团前身是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包容了许多赫赫有名的赤色人物，这些人绝大多数是黄埔出身。

本来警卫团的任务是去参加南昌起义。8月初的一个黄昏，警卫团在卢德铭的带领下在武昌上船，沿江顺流而下，虽然大战将临，他们仍然行色从容，一路饱览长江两岸秀美旖旎的风光。那样子不像是去打仗，如果不是军服加身，倒颇像一个游览长江风光的旅游团。

然而，军至江西奉新，形势骤变。前方传来南昌起义失利，部队已离开南昌的消息。卢德铭急忙命一营营长余洒度率部转向修水，在这里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整休和练兵，并且，和铜鼓的苏先俊部（编为第三团）、萍乡的王新亚部（编为第二团）组成了一个师，成为秋收起义的主力部队。

安源安排就绪，毛泽东与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急忙赶往铜鼓。

就在去铜鼓的路上，发生了一件事，可以作为毛泽东是福将的佐证。虽然最后毛泽东安然无恙，但当时确实凶险至极，足可以让他铭记终生。十年后，毛泽东在延安窑洞昏暗的油灯下，用不紧不慢的湘音向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讲述了这段经历：

“当时我正在组织军队，奔走于汉冶萍矿工和农民武装之间的

时候，我被一些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抓到了。那时候，国民党的恐怖达到顶点，数以百计的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枪毙。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释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枪毙我对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却不允许。因此我决定设法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不到二百米的地方，我才找到机会。我一下子挣脱出来，往田野里跑。

“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太阳落山。士兵们追捕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用手接触到他们。尽管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任何希望，认为自己一定会再次被捉住，可是不知怎么的，我没有被他们发现。最后，天近黄昏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彻夜赶路，我没有穿鞋，脚底擦伤得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友善的农民，他给我住处，后来又带领我到了邻县。我身边仅有七块钱，用这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食物。当我最后安全到达农民武装那里的时候，我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

说到这段经历，毛泽东的口气悠闲得如掸掉一截烟灰。然而，如果当时民团知道他们抓住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们一定不会如此掉以轻心；而如果前面的如果成立，中国的历史也不一定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那几个民团团丁抱着“当兵吃粮”的宗旨，在毛泽东逃跑后，他们只是装模作样地在附近搜索了一下就了事，再加上得了毛泽东几块钱的“小费”，也可能有意要放他一马。于是，天黑以后，他们就溜之大吉了。而毛泽东心中大喜，虽然形容狼狈，赤着双脚，却仍强撑着一瘸一拐地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何长工和杨立三等人设计制作了秋收起义的军旗

毛泽东是当代中国一位杰出的豪放诗人，他的诗词和他的政治才能一样出名。

正如许多诗人一样，每当心里兴奋或愁苦，毛泽东总是想到首先用诗词表达出来。“诗以言志，文以载道”，在毛泽东身上得到了完美体现。无论战争多么残酷，政务多么繁忙，毛泽东写诗作词的笔始终不停。

1927年的秋天，看到精兵良将整肃于前，一种搏斗前特有的刺激、兴奋与紧张使毛泽东再次诗兴大发，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

毛泽东写下了《西江月·秋收起义》：

军叫工农革命，
旗号镰刀斧头。
匡庐一带不停留，
要向潇湘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
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愁，
霹雳一声暴动。

纵观毛泽东的诗词，其实就是一部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史诗。同样，从这首《西江月》中，我们可以知道当时起义的部队叫工农革命军，并且在绣有镰刀斧头的红旗白边上大书“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何长工、杨立三，还有一位陈树华，是这第一面军旗的设计者和制作者。

当时，他们三人躲在修水县商会的一幢楼上，光着汗津津的膀子，用硬纸、剪刀、铁尺和红、白、黄、黑四色布，干了一个通宵，用一架缝纫机做出了这面军旗。旗的底色是流行的革命色红色，正中金黄色的五角星内是黑色的镰刀斧头，旗杆旁边镶着的白布条上写有“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第二天，这面当时看来非常别致的军旗醒目地飘扬在修水的上空。

在修水整训以后，余洒度当上了师长，他又收编了一股土匪残部邱国轩部，编为第四团。后来，正是这个邱国轩，让革命军大吃其苦头。

当时的兵力部署是这样的：

师部、第一团、第四团驻修水；

第二团驻安源；

毛泽东带着苏先俊的第三团驻铜鼓。

起义时间定为9月9日。

中央对这次起义给予了密切关注，起义这天，中央特派员林育南到了长沙，卢德铭向中央汇报情况后，也迅即赶回部队，担任了起义总指挥。

9月9日，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和师部在修水起义向湖南平江进发。

9月10日，暴动农民迫使武长路火车全线停驶。

9月11日零时，第二团在安源起义，进攻萍乡，夺取老关。

9月11日，毛泽东率第三团挺进浏阳，拿下沙河镇。

9月11日，暴动农民迫使长沙至株洲的火车停驶。

9月12日，第二团攻克醴陵县城。

起义大有不可阻挡之势，诸路兵马齐指长沙。